

蓉
槎
蠡
說

歐陽文忠公書蓋子史之流別必有關於朝章國故前古
行若宋生氏揮塵三錄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皆為
史家所取衷予嘗於居易錄自序中略其例矣而平生
先後所撰著遊歷記志而外則又有池北偶談香祖筆
記古夫于亭雜錄諸種未知視宋人何如然備掌故而
資考據或亦不為無補近又有分日餘話四卷為門人
程聖跋校刊聖跋因以其容槎蠹說寄予論定而屬為
之序予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夫天地之道變化日新發揮旁通取不禁用不竭而昧
者往往注失之固無足論或者穿鑿其聰明而不軌於正
則支離流蕩之辭為害於人心風俗最深而尤不可以

訓聖跋此編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則古昔稱先王
要之以毋雷同毋勦說間亦出曼倩之諧語效彥輔之
清言但期曲達己意以求合乎義理之歸而後止雖于
朝章國故弗遑殫悉殆所居之地使然至於前言注行
大可供畜德之助細亦可佐多識之功時時有廣老人
耳目所不逮者此予之所為望洋向若而興歎者也而
聖跋乃以蠡說名之若曰吾僅以蠡測海云爾其不自
滿足為何如哉雖然海也者委也果能由其委而窮其
源以極之於星宿而容槎自此益遠矣容槎聖跋別字
也康熙辛卯莫春詩亭逸老王士禎序

答樣彙說卷一

歛程哲聖跂

天官書杓攜龍角

攜者連也角東方宿

衡殷南斗

殷者當也衡斗中央

魁枕參

首

魁斗之首

用昏建者杓

杓昏指寅

夜半建者衡

衡夜半指寅

平旦建

者魁

魁旦指寅

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為三能按繞斗七星俱明為天綱諺云莫

認天綱作北斗而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日月初躔星

之紀殊未分明

石氏星經蒼龍司鱗蟲

玄武司介蟲

白虎司毛蟲朱鳥

司羽蟲

各三百六十朱鳥者鳳也禽經鳳青者鷩赤者

鷩白者鷩紫者鷩鳳生丹穴而鷩其赤者故取象南方

七宿四宿為朱鳥之象柳為味

一作注鳥之味音畫

星為頸張為喙

翼為翮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朱鳥首在西故未為
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鶉冠子鳳皇鶉火之禽陽之
精麒麟玄枵之獸陰之精與微鶉何涉而以朱鳥象止
於翼而不言尾有似於鶉劉元城至云以翼為尾也
在天為星墮地則石所聞所見盡然然亦有墮而不遽
石者仁和郎瑛續已編成化朝星墮山東莒城馬長史
門光煜煜腐軟若粉漿以杖抵之沒而成穴久漸堅乃
成石物理陽剛而陰柔天雖陽積氣也故附於天則柔
地雖陰積形也故入於地則剛初墮而天之氣未盡理
或是乎

鴻烈解日出暘谷入崦嵫經于細柳入于虞淵之汜曙
于蒙谷之浦隋天文志西濛汜日所入東暘谷日所出
爾雅日所出爲太平所入爲太蒙河圖緯括地象邠之
隘上曰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曰吳泉月所登虞吳古通用泉
諱此世人自立名目使始皇石橋成過海一見日出入
始有確證

異域志祖葛尼曾至沙弼荼國係日西沒地日入聲若
雷霆城上恒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其聲不然小
兒驚死乃日出地未聞有至者

快雪堂漫錄虞長孺祖母秋夜露坐見三人捫月過急
呼其媳出視猶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隱豈羅公遠重

擲杖作橋引人廣寒遊邪

五帝座後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作哀烏注哀烏蔚然皆狀星貌甘氏雖以哀作依仍音哀然遂啓藝用之漸子建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樂天坐依桃葉妓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月表望青丘蓋測日景立圭量月采立表今人只知土圭耳

東京賦始于宮鄰卒于金虎何敬祖詩望館離金虎陸士衡大辰匿暉金虎習質按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兵亂宮鄰則

未有解

望舒者望館也淮南子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

昔人問柳仲塗朱鳥南方宿主夏龍星主春觀星以正
候尚書不曰日中星龍何也柳曰歲周其序四星各復
其方聖人南面聽天下春之時朱鳥當其前故觀之以
正仲春

史記武王上祭于畢司馬貞索隱文有上字當是畢宿
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伐紂祭
以求助而馬南郡止知有文王墓何寡聞若此

文翔鳳解少陵龍門奉先寺詩天官北河南河二星各
三於天闕間為闕梁正義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雙闕
諸侯兩觀象魏懸書之府也黃河應天漢洛京南為伊
闕蓋雙闕應天闕也臥雲乃伊陽北山即鳴臯派長百

里龍山南直卧雲杜按天官地紀命辭非漫語哲曰改
闕爲閱直是怕他信然矣

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按王濟手鏡廣西
南寧府橫州產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澀餘味甘亦
不甚美惟荔支龍眼蕉實三味最佳橄欖野生十錢可
一擔佛桑翦插即活指甲類木犀多須香亦絕似茉莉
則以編籬木有鐵栗烏有倒挂此等勝地何可少一遊
長吉秋墳鬼唱鮑家詩少陵山鬼啼春竹牧之古鬼啼
幽冢昌黎險語破鬼膽詩人形諸歌咏天下無地無鬼
惟互人國以白玉爲城鬼不敢入鬼又最畏金姑聲
洪芻怪洋記海賈浮至一岸少壯三數登岸問途見長

城橫亘門下兩巨人各手撮其髻挂木杪門內出火盆
取一人投之火炙至焦分食之復攜盆入餘人急斷髮
馳至舟免合侯甸西樵野記觀之環海島嶼中鬼魅雜
處正不知凡幾也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
家駒季氏無道吾將弑之終弑而敗焉邶風燕燕篇莊
姜爲戴嬀作也而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禮坊記舅姑
承子以授壻男鰥而曰寡君殺臣而曰弑女父母而曰
舅姑小君而自稱寡人後人蹈此鮮有不呀然失笑者
江陵軀人化爲虎又有軀虎化爲人與田鼠爲鴛鴦復
爲田鼠同此獸鳥未有定也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次

晝復出夢草晝入地夜復出此卉草未有定也宋宰相王公旦生爲正臣垂沒真冷髡首披緇將亦有未定者在邪正於立朝而異端於身後謬乖甚矣

宋晉江范夏卿末年得疾漸縮小如嬰兒死祕書丞張諤病中身而分左寒右熱巾韞袍袴紗綿各半殷顗病見人只半面張南軒晚年虛陽不祕踰年卒就殮時通身透明瑩徹如水晶腑臟筋骨歷歷可數劉原父晚年病不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又一人病視物皆曲弓弦界尺悉如鉤此等怪異症候即雷丸治應聲貝母治人面蔑由驗也

直爲美德然適足自災三卻害伯宗譖殺之先是伯宗

入朝妻每戒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延州來戒叔向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終以弟羊舌
虎黨纍盈被囚不有祁大夫其能免乎

大西利瑪竇論友一則視其友如林則知其德之厚落
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嗟乎四公子豈少如林乃孟
嘗只彈鋏之驩平原僅處囊之遂惟夷門監者博徒毛
公賣醬薛公信陵擅其三耳春申一朱英而失之如林
何益且與多有密友即無密友之語亦反悖矣

文人九錫朕不得與此人同時金蓮燭送歸院向見紫
雲娘誦君佳句新羅上書請為師旗亭小妓畫壁難林
國相百金鬻一篇能別真偽一紙留不下坐累五十席

塑像朝夕禮拜

詩夏屋渠渠字書云屋大俎也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以玉飾俎也禮童子饋無屋又平斂之謂義解極新靈樞經胸氣有街云云有街對無屋亦精

范雲為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未蒙知秦望山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而人作兩句讀並不合子良刻日游山雲夜取史記熟讀次日登山賓僚茫然雲誦如流子良因寵之上客今千牘時貴作長篇五七言寫古字體者雲作之備也

何水部集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載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三卷今世所傳是也惟春明宋氏家藏八卷獨完

而少陵所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搔頭等句攷之皆無
有則知所軼尚多前人論詩但賞其露溼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不知集中如此者不
少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日斜迢遞
宇風起嵯峨雲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贈王
左丞僧孺云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悉秀拔可喜顧
顏黃門譏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非篤論也吾師阮亭
先生五言凡例云梁代右文作者尤衆繩以風雅略其
名位江淹何遜足爲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
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
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脚氣集茶之麤者爲茗徐子與取最精者茶餉于鱗而李以賞皂役于鱗北士但以葉大多梗故棄之耳

張伯起譚輅以偷兒入蔡裔室裔拊牀一呼二偷驚死爲不幸入王獻之室聞青氎語爲幸予謂猶不若入沈文卿室贈絕句爲尤幸也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本也堪將去教兒曹偷少有知必賞知己

通天臺上仙人弩笑電巖前玉女壺封禪注白虎走狗天梯瑤臺仙人弩法相思皆觀名仙人弩本不連屬且與通天臺了無干涉而以欺無識之小兒乎仙人自仙人弩法自弩法而牽強杜撰圖對兩親切邪

李郢釵垂簾簌抱香懷李賀按絲團金懸簾簌下垂貌謝

承伯麻霞囉喏社音官通顯長吉詠秦宮紫繡麻霞踏唬

虎簾簌麻霞耐人尋味囉喏相助為聲也

袁昂書評上谷之翻未覩鴻蹤曇壤之鷺空傳贗本上
句王次仲變大鳥落二翻事下句右軍事曇壤山陰道
士所居村一友續評盜帖梁間書碑夢裏上句蕭翼事
下句蔡少霞事也

櫟下周司農亮工有城隅南望寄弟靖公詩云雨過寒

河尋水向月明蕭寺夢花之夜頭水一名向今沂州向
城鎮是花之寺名在沂水西又與劉公蕃談花之寺句
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胸傳國作石

者居於黃雲山中水向石者兩對花之天機妙合

荀卿非十二子儕子思孟子於中并及史魚醜詆以爲不如盜且泛及子張子夏子游至斥子游無廉恥而者飲食然韓詩外傳所非者止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鄧析惠施十子不及思孟史魚亦無子張游夏賤儒之說則非十二子乃後人附會耳韓非係荀門人所傳不妄且卿故學仲尼之道者何至詆斥其徒若是

論衡李子長爲政欲察囚情則刻桐木爲囚形鑿地作臼以葦蘆爲郭藉臥木囚於中囚當罪則木囚不動或冤則奮起此獄一術按聞哭聲知婦殺其夫前有子

產後有韓晉公滉子產曰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是以知之晉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精覈若此何用術爲

彭宣傳敬武公主詆王太后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按公主宣帝女太后元帝后則婦於夫女兄弟可稱姊妹班大家傳女妹曹豐生其夫世叔妹也夫兄之妻亦稱嫂張負以女孫字陳平戒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

唐岳陽李遠讀曹唐遊仙詩思其人及謁則戲曰昔擬可乘鸞鶴安知壯水牛亦不勝載語出北夢瑣言按唐佳句不羣李義其題沈詢除山北節旄玉詔新除沈侍

卽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

袁卓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乃兵家厭勝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法出黃帝遜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為玉帳太白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主將帳在戌王洙注杜直以為兵書引唐藝文志為證誤矣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甲子為剛乙丑為柔餘仿此治兵大閱外事也烝嘗用丁用辛內事也乃社祭又用甲郊以日至不別剛柔又何也

郊祀志地神為泰媼山海經帝女遊江中出入必以風

雨爲孟婆陸士秀引以應李駒駢蔣捷詞春雨如絲繡
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

山海經當扈之鳥以顙飛耳鼠之獸以尾飛與龍聽以
角及比肩之獸比翼之鳥比目之魚各假一官於其儕
何異晉渡江一婦陰在首而與人淫酉陽雜俎市有丐
者無手而足夾管書字又一丐婦無手而以足理髮牖
狼之民有尾不欲人見以夜市鼻齁知金美惡盡信書
不如無書然亦不如無之而已實未嘗無也

人被殺去首魂魄已離矣猶能奔馬歸營問有頭佳無
頭佳聞有頭佳始仆已奇怪絕世乃淳安潘姓人遭方
臘斬其首不死其家養之空室米飲從喉管入日織草

履雙手如飛又崔廣宗為張守珪所殺不歿飲食情慾無異生時又生一男夫婦女最畏鬼無首之人誰受其淫者此則萬難信也

王莊毅竝土木之變廷粹奸黨馬順捶死及督漕淮揚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每折抑之適公遭煩言免官單祇候江許具餽公嘉其誠受數器發之悉糞穢隨有言者表公忠節還官單逃詐死仇家蹤跡執之訟之公公不較一時頌王都堂不念舊惡余曰不然此宣聖所詆以德報怨之說也昔南宋臧質以抗佛狸少洩殘破數州之憤無不可單敢於以下侮上容忍不治徒恣小人怙惡是為失刑

宋秋士情種妄想條一則云陳仲子妻供灑埽古今任箕帚者多矣無事專役辟纪婦云呂雉淨溺器此論洩人彘忿耳當審察爲隆準公爲辟陽侯至云西王母執珊瑚鞭策蹇戴勝安坐少廣即降漢武猶二青鳥先之瑤池作歌穆滿不敢抗奚至逐造父後塵文人無忌憚肆筆乃爾

正德戊寅武宗幸揚州河水合問何時當解江彬對立春尚餘旬曰武宗曰春迎之即至耳即命迎春於揚東郊次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於此信唐武后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爲非誣武后武宗是何如主而尚奪造化誰謂春風不世情也

右軍書黃庭感天台神降李陽冰篆鄂字作四口空中
鬼爲之哭書臻聖品直格幽昊而絳州碧落何用假託
仙篆爲唐籍沒太平主咸陽老嫗竊右軍樂毅論吏搜
捕急投之火香數日不絕宜乎天台文人感通也

葉夢得云印書未行學者得善本手爲抄錄誦加詳審
東坡云近摹刻易致文辭學術當倍蹤昔賢而殊不然
然則後唐馮道李愚孟蜀毋昭裔適足災誤後生耳

孟母姓仉乃諸田後仉掌通晉有掌同前涼有掌榘宋
有修本草掌禹錫仉在漢有仉胥鄆國夫人元官氏複
姓譜不載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名烏以墨爲道今
則誤以姓爲名以道爲姓 真西山避孝宗諱春改慎

姓周濂溪避英宗諱

宗實

改敦實名匡衡爲康衡避太

祖陶桓公爲威公避欽宗也

晉中興書衛夫人妙參鍾索按夫人名櫟字茂漪汝陽太守李矩妻乃與支道林書稱弟子李氏衛和南姓從夫名從父亦一變格

望見葳蕤舉翠華升菴以爲旂鹵簿中有之按春樓不閉葳蕤鎖錄異記金縷相連屈伸在人鎖也非旂也子虛南都注皆以爲羽飾瑞應圖以爲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一葳蕤而四名從誰爲是

陰陽倒置錯雜不僅物生人人故有生物者漢竇武生時并產一蛇見本傳晉五行志懷帝永嘉枹罕令嚴根

妓產一龍一女一鶯紀載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
走漢末張魯女浣衣白霧濛之因孕恥而自殺語婢可
破腹視之得龍子送漢水後龍數至墓前成溪墓在襄
成縣有擣衣石庾信有句南國女郎砧即人生人亦有
異事物紺珠北魏延興忻州婦四產十六子或三男一
女或三女一男庾己編武進張麻婦一產五男明嘉靖
河間李公窩婦一產七女顏之推賦魏姬何多一孕四
十應亦不妄若宋潮州婦產子如指大五體具幾百餘
枚則殊怪而續已編汝寧燕生妻一乳三子又得光州
一乳三女作配誠祥瑞也

家姪偕柳

元愈

言宣城魯谿楊翁子四生十子子各十

孫子四不能徧識也見輒問曰汝父阿誰梅勿菴先生

文鼎

修縣志載諸雜紀又建平縣姚村某翁九子子各

九孫翁云如有得十孫者當大合樂召戚友為湯餅會已而幼子果得十孫皆古來所稀見偕柳業師素明經于升穀亦建平人翁第三子乃素妹聳其甥常往來偕柳家云

耳譚馬湖府陳壽奴已醮忽生肉具望前為男望後為女太守以為崇杖遣之毗陵一搢紳夫人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夫為置妾媵姑蘇莫老無子一女適士人琴瑟甚調少歲漸憎其婦不內寢鄰女及笄從習刀尺因同宿久而孕成訟太守拘至命莫攜回娶鄰女

爲婦生子晉世京洛有兼男女體能兩用人道此般若
經五種黃門之四所謂博又半釋迦也又晉義熙豫章
人具二陽道重累生明周文襄在姑蘇有報男生子者
公但目門子汝輩慎之皆人妖也

漢欒巴以宦者給事內庭後復通暢乞退西漢李延年
坐法腐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別業貯妓陳
原在貶所與妓濫元宦者罕夫嬖妾殺其妻此旣經刑
割般若經五種之五所謂留拏半釋迦而若是周仁陰
重不泄衣溺袴不絜清得幸景帝後宮祕戲常在旁又
何相反也

胡翰文官花贊華平賓連紫脫闊閱國家之瑞曠代始

有楊之瓊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予按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華感祥瑞圖雙蓮為華東京賦植華平於春圃則非蓮禮斗威儀人君政平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並瑞草白虎通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閣達生於房並木連累相承象繼嗣也

蔣欽母練帳縹被孫權敕御府為作錦被改易帷帳辛憲英惡華外孫上錦被取反臥之廣川王妃昭信妒幸姬陶望卿誣以數窺郎吏言卧錦被疑有奸太尉朱寵卧布被帝以錦被賜之陳高帝焚羅文錦被於雲龍門外傳信遭父喪哀毀母竊覆以錦被郭林宗入弔見即奮衣去杜陽編元和年大軫國貢神錦被冰蠶絲所織

得水舒遇火縮予所見較昔人不及十之一腹何儉也
翠被豹舄載左傳繡被是鄂君越人擁櫂而歌事見說
苑 錦半臂有數事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蘇頲檢校
益州使臣皇甫恂檄取庫錢市錦半臂不予鄭愚以錦
為半臂崔鉉見其文深賞之真銷得錦半臂遊擊將軍
來子珣常衣錦半臂未知堪銷得不

蘇武牧羝處今陝西鎮番衛山仍以蘇武名昭君墓今
山西大同府西地草多白賈捐之請棄珠崖今廣東瓊
州府唐南詔蒙氏今雲南吐蕃陷維州今四川燕雲淪
於遼金今北直山西西夏竊據興州今陝西寧夏近且
郡縣海中島幅員之廣邁古遠矣

造書凡三蒼頡下行梵右行佉盧左行法苑珠林梵書
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漢書西域傳安息
國書革旁行服虔注橫行師古曰西方及南林邑皆橫
行不直下革皮之不柔者元用羊皮寫詔謂羊皮聖旨
張孟浩詩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

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解者以爲固結之喻非也
蓋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陸宣公收復河北請罷兵
狀邦國之杌隤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而不殊者幸矣
鄭司農注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說文市
物邸舍曰廛浮鋪是也日月所經道曰辰亦曰躔辰為
天壤亦如城市空地也 嶺南市曰虛義取滿時少山

東曰集蜀曰痲

皆音

痲者瘡也義取間日一作

豫州刺史許永弟腹中之鬼畏子豫赤丸秦王俊夢亡
妃崔氏泣藏靈府醫至此神矣哉樂游吏死患腰痛徐
秋夫縛茅作人針之而愈更奇

子虛賦徼

徼音極

受訕郭璞曰疲極司馬彪曰倦許慎曰

勞謂獸勞而疲倦徼而取之受訕疊其義也晉人作極
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問沐啓沐伏久勞極明
帝荅去垢甚佳身不極也春秋外傳子病殯音會矣與
同義校獵賦遙噓乎絃中獸奔走倦極張噓吐舌喘息
也脣口中為噓大笑則見故笑曰噓極虛切足相踦
也未可混為一上林子虛同

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呂延濟注主簿之司主
宣教故先呼之唐以後門下省掌詔令故首冠以門下
元詔首稱指揮

海岳書史藏書金題玉躡錦躡繡褫押頭為金題軸心
為玉躡躡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撇音其

覆首為標音褫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

明錫山俞汝成輯明百家詩錄青衣一人南海李英也
後虞山錢受之列朝詩增以扶溝李伉內鄉馬來如朱
竹垞太史明詩綜又益以閩王粹夫家青衣林汝元其
溪行云竹壓梅花破霜侵楓葉稀林間黃犢卧沙際白
鷗飛水急灘聲亂溪迴樹影微前峰秋月吐樵子隔林

歸又云閨中青衣善詩者不止汝元尚有陳香初陳竹
逸鄭蘭子三人未詳其名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疎香
初句月明黃葉露花隱赤闌橋蘭子句古墓梨花鸚鵡
雨荒原麥穗鷓鴣天竹逸句

符秦時慕容嗇字伯邕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
而不納高則誠因作琵琶記山東張松鶴與之言若此
黃九烟傳之毛氏又有王四之說琵琶具四王字於首
周於百家姓序五故云趙五娘明太祖惡其棄妻戮之
二家之言不侔

梁灝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知
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而世以爲遲暮及第轉相傳述

足徵野史之謬妄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何其少武王八十四生成王後又生唐叔虞何其老

晉元帝以韓子賜太子庾亮諫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金罍子援武侯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進後主以爲元規賢於諸葛此自有說後主愚癡武侯故以刑名輔之此大臣翼主深衷而容輕議之乎

古貴賤通稱不似後代禁忌筆之書不以爲僭聞者不以爲嫌殊足怪異如至尊不必天子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臣下亦稱后畢命三后協心甫刑三后成功郡縣廷亦稱朝會稽若耶老人送太守劉寵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范滂疾惡斥逐違行者不與共汝
南郡朝室高嚴皆名殿不必宸居黃霸令郡國上計吏
舉孝子者先上殿注丞相所坐殿屋見垣上曰宮內則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記儒有一畝之宮孟子舍皆取
諸宮中見所敬曰朝周公朝窮巷之中甕牖之下七十
人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鄭伯有為窟室飲酒家臣朝
至未已張蒼為丞相洗沐先朝王陵夫人上食臨邛令
日往朝司馬相如列子尹儒夢受秋駕於師明即往朝
其師人子見父母亦曰朝魯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
臣章亦稱壘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予之
壘書韓非子西門豹爲鄴令甚簡左右君收其壘臣下

通書記亦稱奏桓譚奏書董賢龐參奏記鄧騭人臣下
教所屬亦稱敕陳萬年公移敕書士大夫導從威儀亦
稱鹵簿顏延之逢子竣鹵簿避之臣下臨歿言亦稱顧
命後漢趙咨將終告故吏朱祗蕭建使薄斂咨子欲改
殯祗建譬以顧命崔瑗臨終顧命子寔人臣薨亦稱大
行韋玄成父賢卒門下博士義倩等令家丞上書言大
行以玄成為後臣墓亦稱陵孟德祭喬玄北望貴土乃
心陵墓臣居器亦稱諒闇晉武帝詔山太常雖尚居諒
闇臣下相頌祝得稱萬歲伏波平定交趾擊牛勞士吏
士皆稱萬歲耿恭守疏勒拜井得水衆懽稱萬歲竇憲
爲大將軍尚書以下議拜之伏稱萬歲寡人亦通稱王

太尉女婚裴遐大會名士郭子玄在坐與裴談太尉謂
諸人君輩將受困寡人女壻右軍論鍾張書假令寡人
耽好如張池水盡墨未必謝之臧質書與佛狸寡人受
命相滅期之白登爾自送死豈容令復生饗有桑乾哉
尚主亦無嫌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

容槎蠹說卷一

容槎蠡說卷二

歛程哲聖跂

金熙宗天眷元年熙州野水見一蒼龍良久沒次日又見一金龍爪承嬰兒兒為龍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馬前六蟾蜍凡三時沒元章帝承安二年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大鳥下集羽五色赭冠雞項尾闊而修肖鯉尾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高四五尺旁侍禽鳥萬類形色各異首皆正向如朝拱牧人驅牛聲物驚之即有大鵬鶚怒來搏擊留二日去所食皆巨鯉大者長丈餘骨蔽地龍見鳳集瑞不虛來或者徵亦不必一時邪

南方老人星光映其人多壽梁宗室映任北徐州被徵
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映見其老問年對曰百
一十二歲大異之召賜食食兼人頭有肉角長寸命後
車載至都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宅百二十卒普通中穰
縣人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
津人張原始年百一十六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將亡人
人告別山林處處履行少日歿何左思賦譏謂南人謂
宅土煖音暑封疆瘴癘宵貌最陋稟質音蹇急躁輕
巷無杼音首長首也里罕耆耄與放品經南方洞陽之野人
壽三百六十殊異且以杼首徵壽不幾彭祖人中八寸
之說乎

永樂朝教習庶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詔戍邊復貸之令拽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得釋歸見陸欽漫記後來幸逢寬政得優坐玉堂不然竊為危矣

新羅國人旁色弟竊其兄金椎子群小兒執令築康三板拔其鼻如象按吳元濟鼻長六寸又誰拔邪李伯陽七寸之耳務光耳亦七寸儋耳民僅垂三寸耳而大言曰儋將毋為兩真仙所嗤

抱朴登涉篇入山寅日聞稱虞吏者虎稱當路君者狼稱舍長者老狸卯日稱文人者兔稱東王父者麋稱西王母者鹿辰日稱雨師者龍稱河伯者魚稱無腸公子

者蟹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稱時君者龜午日稱三公
者馬稱仙人者老樹未日稱主人者羊稱吏者獐申日
稱人君者猴稱九卿者後酉日稱將軍者雞稱捕賊者
雉戌日稱人姓字者犬稱成陽公者狐亥日稱婦人者
金玉稱神君者豬子日稱社君者鼠稱神人者伏翼丑
日稱書生者牛山中獸類一一小兒學語候至則鳴符
籙恐難禁此即知其名呼之若遇聾者無耳者將若何
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不
犯其所惡未有不得其所靳哲曰人生七十致政而元
魏羅結百有七歲總三十六曹事亦未能無欲惟性所
賦卑故自有壽者耳苟一貪則百災備集豈僅不享年

人夢日月自是吉徵乃亦有不然者呂錡夢射中月退入於泥吳曦見己影在月楊鞭安見其吉最吉者夏禹夢乘舟月中過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舟過日月之旁陳武帝夢天開數丈四朱衣人捧日納其口及覺腹內猶熱漢和熹鄧后夢捫天蕩蕩正青滑如饴飴有似鍾乳仰嗽飲之孫堅吳夫人夢月入其懷生策高歡婁妃兩夢月入懷生二女皆為北魏后其次則王旦幼見天門開中有己姓名闕澤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後唐何仲舉母夢攜入月遼耶律乙辛夢人持日月食之已食月啖日方半觸而覺偽吳毛貞輔夢吞日寤猶腹熱楊廷式曰此夢至大非君所堪當得赤烏場官北齊釋曇遷

夢月落入懷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香美若元后母夢
月入懷生政君適足災漢亦非吉也

元薩天錫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
老易聞為看薩詰所出對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齊已
改張迴虬須白也無以在易也蕭楚材易乖崖獨恨太
平無一事之恨為幸昌黎更闡仙僧推月下門為敲鄭
谷更齊已早梅昨夜數枝開之數為一貫休更王貞白
此波涵帝澤之波為中皆一字師按南枝纔放兩三花
安在必一與也波二字可不改受三字師者為之報顏
古有兩長頭問事不休賈長頭東漢賈逵也諸君進止
威儀當問范長頭南史范雲謂范岫也

北魏高閭初為車子送租修刺謁崔浩游明根幼為人奴牧羊以壺漿倩人書於路學之竇瓘告游雅為贖古人不自棄卒成令名今遇良師擁藏書遭右文之世而不奮志真庸奴矣

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讀大學西銘李西山郁自見龜山歸取論孟書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以二子讀書之法較今日後生新學不數歲即稱卒業經史者敏鈍殊絕矣抑吾不知成德視二子何如也

楚辭車旣駕兮竭而歸呂覽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注何也劉向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竭來空

復辭皆盡字義今所襲用非發語辭 楚詞遠遊餐六
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注引凌陽子明經證六
氣詞涉重複未知六氣何物

唐鄭權以中人之助求為廣州鎮積聚珍貨遺京師酬
恩為朝士所嗤薛廷老形之白簡請按其罪昌黎作送
行詩敘乃言權功德可稱富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効
李實諂事李齊運驟遷京尹恃寵強懷不顧邦法時大
旱畿甸乏食奏對則曰雖旱而穀不害勇於殘殺人不
聊生出行瓦石滿車及謫通州市里謹呼袖瓦礫遮道
伺之而昌黎上書乃曰公卿大臣守官無過而已未有
赤心憂國如閣下者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宿

滑消沮影滅非閣下布宣威德何能及此諛面効忠違心虛美所謂百世師天下法者而若是況他人乎

北史魏莊帝舅除青州帝曰懷孰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金罍子曰富文忠在青州民豈忍擊苟為不道懷孰亦不待青州也

金路伯達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千兩助邊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金主還其所獻傅泣請弗許以夫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贍之元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勿受曰昔仕於朝不敢虛受歿而受之非夫意也婦人乃能始終成夫廉豈易有乎

烈婦向氏長陽農家子也鄰有狂且夜冒其夫將行無
禮婦辨其聲拒之乃逸去人無知者詰旦夫歸氏告以
故從容為姑縫裳為懷中子紉履訖自頸于狂且之門
年甫十九康熙己巳歲青霞葉淑衍親見之為賦詩云
深山寂寂守蓬籬女史何曾受壺儀飲刃難消牽臂恨
招魂堪配露筋祠堦花猶染貞姬血墓石誰鐫幼婦詞
一代幾人完大節簪纓空自媿蛾眉

荆公明妃曲溫公和之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
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又目前美醜
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讒仰
藥更無疑然觀明妃慷慨起而自請意已與漢絕荆公

曲恐是意中所深許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甌城莫相
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豕生白
草姑示其異豈戀漢哉

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昆莫老使孫岑
娶尚主主死復以楚王戊女孫解愁妻岑娶娶死以國
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尚主生三男二女靡死岑娶
前婦子泥靡立復尚楚主生一子一為人祖母復為孫
婦一為兄妻復妻其從弟又妻前夫之婦之子金罍子
譏之以罪婁敬作俑獨不憶衛公子頑烝祖母生戴文
二公齊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三女乎

宋義熙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過淮因陰暗夜率百餘

人緣廣陵城入檀祗為廣陵相打五鼓懼之乃奔散唐
永泰年詔四鎮北庭兵徙涇州兵馬使王童之謀亂期
辛酉旦警嚴而發段秀實知邠州留後有告者陽召掌
漏吏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遷延數刻四更而曙不
果發擒之王栩為河中少尹權府事部將凌正謀乘夜
作亂栩知故縮漏水以差其期正驚潰就擒金僕射忠
義為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暗囚謀反獄使守更吏撾鼓
鳴角囚以天且曉反就桎梏宋馮瓚知梓州時劍外初
平卒多亡命軍校上官進率三千餘人夜攻州城城中
只有雲騎兵三百瓚令分守城門密促更籌夜半擊五
鼓遂遁去擒斬進臨變鎮靜用智擾則亂矣諸公誠干

城哉

宋登科後娶瞽女一為華陰呂贊丞相汲公父一為劉
廷式見沈存中筆談一為周恭叔見程氏外書伊川先
生云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明則維揚李公生三

子皆貴

呂見陳無
已業談

子瞻論筒井用水韜法蜀自慶曆皇祐始創筒井用圜
刀鑿如盃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
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差小者出入井中為
桶無底竅其上懸熟皮數寸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
致水數斗後漢書有水韜此法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
鹽井取水筒太子賢妄以意解非也

謝朓鼓吹曲凝笳翼南蓋疊鼓送華輶徐引聲為凝小
擊為疊岑參凱歌鳴笳擣鼓擁回車急引聲為鳴疾擊
為擣謝曲吉行之文儀岑歌師行之武節古樂府官家
出遊雷火鼓

桓任為後母所憎作二幅箕踵之被裴之橫激於兄之
高狹被及守吳興乃作百幅被丁固母為固作十二幅
被招賢士共臥

古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魏孫炎始作反切
宋周顒作四聲切韻梁沈約撰四聲譜夏侯該四聲韻
略各自名家唐孫愐集為唐韻宋陳彭年晁迥戚綸條
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

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後賈昌朝言舊韻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舉人詩賦誤用詔丁度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三十處許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

雲名天衣又名山帶霧名山巾虹名天弓又名挈貳屈霓水虹也主雨月暈風虹也主風韋皋鎮蜀宴客虹垂首於庭吸席上飲食劉義慶在廣陵白虹入室飲其粥杜句屯雲對古城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雲皆狀木文理元好問句駛雨東南來駛快同松雪有駛雪帖

皇華老人句招客先開四十雙二畝為雙是二十畝也二十畝園不為廣以敘西園客黃秦晁米及金山衲等

覺其隘以敘金谷客檀郎外寥寥又覺其寬荆公句卧
占寬閒五百弓四肘爲一弓五百弓爲地四畝人寢息
一榻即有佳客連牀亦不越十笏丈室何藉四畝徒恣
大言耳

太史敷終身不覩君王后卓王孫喟然使女尚長卿晚
向使長卿不建節馳傳而希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得乎
西魏武帝爲高歡所逐出奔至湖城糗糧絕王思村民
以麥飯壺漿獻復一村十年帝即以是年被鴆曾未周
歲然即不被鴆地豈帝有邪誰復之也南宋明帝以南
苑借張永給三百年期訖更啓癡兒狂易竟忘其死若
光武不以十年輕假洵聖主卓識矣

嚴延年守河內母從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止都亭不入
責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殺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僂
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為天吏於有罪何不可殺但不
當濫殺耳雋不疑為京尹每行縣錄囚母輒問有所平
反活幾人平反多喜笑異他時或亡所出怒為不食二
母仁慈同雋母為得張湯母不厚葬湯雖蒙非此母不
生此子之賞而湯存日未聞一言戒子惡與有助金壘
此譏允矣鐵案

貧能免禍人苦不耐東昏殺蕭坦之收其從兄翼宗見
其家貧惟質錢帖數百獲免朱勔籍沒田至三十萬安
能貸死乎

鴻烈解始乎都者常卒乎鄙左傳都鄙有章都訓美鄙訓俗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也哲曰居都未必盡君子居鄙未必盡野人戴豈賢於仲子哉他無論矣

晉齊王問舉義軍中八歲小兒髮膚悉白前輩某君云嘗見有此人年半百矣聞海舟需此遇風濤猛作擲入海飲龍即止海賈曾以數千金求之其父母不忍夫龍以搏桑洲一島燬充食料以溺死人血為酒既嗜燒燕又嗜此兒饕餮極矣其腦又何怪乎鳳及胡僧之交嗜也

儀禮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九歌魚鱗鱗兮媵

子魚游必三先一後二號婢妾魚唐人有句江魚群後
稱妻妾又有娼魚與衆魚交如娼鮑建音魚諸魚生以頭
衝其腹字書列此二魚而未釋其義恐亦未然

右丞雪中蕉非戲筆梁徐摛賦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
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裂葉漬雪而槁枯已先之矣

古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代大臣得自辟除以板召之謂
板官宋王微與江湛書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
爪板宋太祖詔陳希夷嘗應鶴板之詔終遂鴻冥之心
虎板以薦賢鶴板以招隱故異

彭淵材游京師十年一日跨驢南還一卒挾布囊從邑
人聚觀淵材喜見眉宇誇於衆吾富可敵國開囊則李

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幅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部
哲曰誠足誇衆彼金珠何有哉固難與洪崖幞頭相如
犢鼻同類而譏也

祥符某科狀元徐奭鑄鼎象物賦乃張惡子廟岳瀆諸
神擬作兩窮舉子徒預為欣幸耳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弔之置生芻林宗曰吾無德以堪
之敖英評語美生者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孺子之來
弔也非傷也弔人母而美子德意何干涉得無郢書燕
說邪

藥巴正旦救成都火成武丁於周昕坐喫酒救臨武火
佛圖澄於石虎臺救幽州火後漢郭憲郊日從駕喫酒

厭齊國火樊英亦救成都火郭樊二人俱傳方技邵信
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爇數萬人信臣在丞相匡衡坐心
動含酒東向漱之彼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火滅雨
有酒香氣臨武今南陽泌陽縣邵成兩救南陽藥樊兩
救成都何二地之不戒也

杜預李紳前生蛇郭璞前生蠶劉三復前生馬錢鏐前
生蜥蜴文天祥前生龍信乎療鶴創三生人血之不多
得也

紅塵紛處人間世白雲深處神仙地仙家春色億萬年
蟠桃香煖雙鸞睡北看瀛洲咫尺間西顧方壺三百里
逍遙無為古洞天洞天不老無人至此學仙人語潁濱

謂仙人自語非也

地獄變相以儆戒世人鑊湯刀林無和尚則其類諱之耳姦僧罪孽有鑊湯刀林不足蔽其辜者方蛟峰肆詭語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取口頭捷急悅俗耳不知罪孽深也閻羅非高真正神則忠毅英魄何懺除之道家五石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黃庭經九轉八瓊丹則朱砂雄黃空青硫黃雲母戎鹽硝石雌黃又三關之中清氣深口天關足地關手人關金丹訣三花聚頂精也氣也神也 三魂為台光爽靈幽精七魄為尸拘伏矢省陰天賊蜚毒除穢臭肺

道有三車聚火而心行氣使以治病曰使者車陰陽合

水火同靜上聞雷霆之聲曰雷車心為境役感物氣散以成衰老且病而死曰破車

古人有功德者沒則鑄器以銘中郎朱公叔鼎銘是也杜子夏始勒文埋冢側爰有墓銘因之勒石加蓋埋壙前三尺防陵谷遷變廣記古豐碑以定秦漢乃書姓名爵里於上改用石晉宋始稱神道碑葬冢以東南為神道墓碣五品以下墓表士庶通用又有阡表阡者墓道也路南北曰阡霍光塋起三幽闕築神道此墓路神道戚國侯李信成坐侵神道為隸臣乃宗廟神道也七國前稱上書秦始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謝議以執異當時奏章或上災異

則非專謝恩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按劾又按劾別稱
彈事更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以防宣泄曰封事
朝臣補外帝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並以書對不
僅四品也然未聞以書言事者孝文開言路賈山乃有
至言魏晉以下啓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有劄子
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劄子用居多本唐榜子錄子之
制而更其名大約篇目有八曰奏奏進也曰疏疏布也
漢諸王官屬於其君亦稱疏曰對曰啓啓開也曰狀狀
陳也曰劄子刺也曰封事曰彈事而疏封對狀劄子皆
以奏冠之以別臣下進來之辭今制論政事曰題陳私
情曰奏皆謂本以及讓官謝恩亦同奏格至慶賀雖仿

表辭首尾亦與奏同惟史館進書全用表式蓋今進呈之目只有本與表二者

貨殖傳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瑟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今娼妓布滿郡邑倚門獻笑生計至此亦足憐憫而前朝南北教坊何至收其脂粉稅嗟哉此獨非天生赤子乎考作俑乃始於管敬仲治齊為女閭七百徵夜合資以佐軍國軍國藉此亦臭穢甚矣一匡九合何取焉

陸士雲有笑疾而唐衢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坐參一半面啼半面笑之賈弼之定有可觀

坡句忽見驚鳥救霜葉按天池泉通桑乾其水澄渟鏡

淨無斥草風箴間一淪入輒有翠色小鳥投淵銜出棄之他所龍泉出允街谷水文成蛟龍撓破之尋復故六畜就飲驚走避之此二泉令人戀永昌不韋縣水有毒氣有聲無形左思賦鬼彈飛丸以橛礮此水令人畏滄州久視山下澄綠水投之金石不沉州人以瓦鐵為船此水異朱靈讓得浙江一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此又石異也

帝王世紀少昊崩其神降長流之山於祀主秋官司寇猶今稱白雲司故古稱治獄參軍為長流

聖教序鳩車之齡落髮

髮光曰
髮音繁

竹馬之齒通玄鳩車五

歲兒戲也梅都官句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

墉音陀拋墉寒食兒童飛瓦礫戲也

考亭者鄰人葬其父作亭山半以望塋請名於公公書考亭為顏懸之亭人以公讀書處近稱之非公號也出文公家譜

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鉈音僻裂帛為衣曰撝左思

蜀都賦鉈撝兼呈

西京賦眇眇流眄一顧傾城注眉睫間為眇詩猗嗟名予玉篇作顙言眉目流眄使人冥迷眇顙音義同

置郵傳命置驛也郵駟也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駟見左傳者四漢制四馬高足為置傳君與大夫所乘行安舒一馬二馬為軺傳軍書使命

之用行疾速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取其速也

道德經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
竽韓非解竽者五聲之長竽倡則衆樂和大姦倡則小
盜和故云

東臯雜錄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張平子
碑額與身皆篆三代鍾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
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印章陽曰朱文陰曰白文太初歷
色上黃數用五印文不足五字以之字足之

年壯而髮白曰蒜髮本草蔓菁子壓油塗顛能變蒜髮
陸德明說卦釋文曰宣髮髮之散亂者曰逋髮讀曲歌
逋髮不可料憔悴為誰覩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

許

義田澤及一族善矣然歷久弊生侵漁紛擾賢子弟之少每不及不肖之多且計口仰給藉此益其嬾惰飢寒失所未必非義田悞之讀湏溪吉水義惠社倉記吏睨之為外府官索之如監河又不獨不肖後人破敗之而已吾謂善訓族者勉其自尋衣食為急務也

海味索隱反行為螃蟬橫行多足為郭索建寧縣南興上里山谷產白蟹直行有前輩見一蟹二螯八跪外左右各多一跪較長而扁見弱不知何名荀子云六跪而二螯又少二跪更何物也

押衙宜作押牙將軍之旌豎於門者資暇集傳咸作牙

門今府廷通謂公衙即古公朝本作牙訛為衙按衙又訛為逐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宋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鼓聲之節元曲村里逐鼓謂以村里而效官衙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劉貢父詩話駟儉為牙郎本為互郎主互市事唐人書互作牙牙轉為牙

中山經帝囷山有井名天井孫子地陷曰天井按朱子解井卦穴地出水處穴地出水天所為也與人所鑿之井別今簷溜下砌甃石通水亦呼天井乃人為也非天也

杜荊州告貺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

別置一宅中勿復借人古語有書借人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哲曰山谷時送一鷗開鎖魚是以已鷗博人嗤失笑道矣

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金大定間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亦以五月五日死行第五里名半十年二十五舉於鄉鄉府省殿四試皆第五死年五十五桐陰舊話韓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何執中微時問筮筮人曰公莫第五曰然其人大笑稱奇絕公遇五有喜慶後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及第年五十五從龍崇寧五年作相遷官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吳越王錢俶生卒年月支干悉

同司命戲人乃爾

蓉桂蠹說卷二

荅槎蠡說卷三

歙程哲聖跂

唐道人侯道華手子史不釋卷人問之曰天上無愚懵
仙人明唐詩煉丹道流勸入山曰家有老母世無不孝
神仙斯二人者可與論飛昇修煉之事矣

劉元城除諫議以母老辭母勉使爲之鄒志完恐遺親
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唐璘拜監察御史皇
恐避重爲母累母曰汝第盡言吾有爾兄在後俱以諫
論貶斥不虛受職更難於三母

宋武帝以藥酒一甕付張祿酖琅邪王禧於路自飲死
唐代宗賜賈道沖酖道沖子直言給父禮神祠使者怠

取自飲而踣次日毒潰於足蘇詔減道沖死流嶺南一
歿一不死生爲孝子沒爲明神也

南宋孝武大明年發三五丁孫薩違期當死其兄棘辭
列身爲家長罪應坐乞代死薩又自引太守張岱疑不
實各置一處聽死並懽悅棘妻許又寄語棘大家臨亡
以小郎屬君今未娶家不立君有二兒死何恨岱表上
詔原罪賜帛兄弟爭死多有之難於其嫂耳

季子治亶父三年巫馬期易貌觀化見得魚者釋之問
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先明道先生調上元主簿
見道旁持竿黏鳥折其竿教使勿爲及罷官棹舟數人
語自折黏竿子弟無復畜禽鳥賢者化澤旁敷深入人

心若此

金陵半湯湖水出一壑而冷熱分魚交入輒死閩中福都海水通河二水之魚交入亦死火鼠水沃之必龍火得水則燔以火殺之反熄獨異

嘉定間黃大諫子中見廣州韶陽屬邑乳原民爭乳田鄉有地種乳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於內草覆之糞壤壅之候雨過氣出粉化為蛹如蠶螬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成乳食之南人口食不檢至此哉

草履曰屣

音費

見左傳革曰屨

音踞

麻曰屨

音僑

屨同馮驩躡

音躡

僑見孟嘗君木曰屨

音極

屨中薦曰屨

音替

一作屨又屨

音變

省作屨亦履中薦南史江泌晝則斫屨夜隨月讀書梁

益謂履曰屨

音推

自方言耳周官屨人王及后赤黑烏黃

赤纁青句此豈施之革者何不命之履人而屨人也晉
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無過純青而鹽鐵
論譏世風不古僕隸下人表以文綦綴以朱纁則四公
子客所躡也古繪賣者一足著白一足著青

唐群蠻聚寇以徐敬業為刺史單騎至府處分他事畢
問賊安在乃從一二佐史直入其營諭之國家知汝等
激於貪吏今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杖魁首數十遣之
英公壯其膽略乃曰破家者必此兒亡賴賊從吏武北
翦滅唐宗敬業邁迹幹蠱乃賢子姓事雖不捷天也而
乃預縱獵火徒為門戶計乎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疏云人夜寐忽覺而漫出門昔年
子夜讀至三鼓一同學者先寢忽起啓門出便入仍閉
門伏几坐鼾呼如故僮扶而上榻翼日詰之不知也如此
類司寤氏安得一二主之明正德庚辰寧邸將亂南昌城
中街巷軍民夜夢發顛或至江擢舶行數十里覺其為夢
也而返及舉事之次夜一軍皆然謂之陣亡此史傳所未有
塞外無城驛以烽堠計程五當一驛苜蓿白龍狼居皆
烽堠名岑參苜蓿烽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葫蘆
河上狹下寬

烽主晝
燧主夜

唐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屢目之佯不寤徐
捲啖之肅宗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覺玄宗色動

徐捲而食按啖拭手餅亦是急智然足售奸齊鬱林以誑武帝適覆其族耳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鼠從穴出曰周南爾以某日歿周南不應至期鼠冠幘皂衣出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復入斯須出語如故不應亦如故入復出出復入日適中曰周南不應復何道言絕顛蹙死即失衣冠晉太安時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作人言天下亂乘我何之墨客揮犀載鄱陽龔紀應進士舉其家妖作召巫巫寒向爐貓卧其側家人語巫百物為異貓獨否貓人立拱手曰不敢玉照新志嘉祐末有攜巨魚入都能人言號海多北夢瑣言路巖自成都移渚宮所乘馬作

人歌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盱南陸氏蓄猴遁於屋彈石不能中夜寂則下擾一少年臂俊鷹發鞫下瞰猴舉瓦以扞不能擊則穿雲以逝主客不知所為次日聞空中鈴聲乃鷹至猴仍前計鷹揚翮以過猴眈眈不置隨有一鷹攫而中之蓋遠逝求其侶也又勳貴家蓄猴久戲其侍婢主欲殺之逃匿塔頂出沒趨捷無如之何乃放鷹擊之反裂其爪一遼東人應募鷹形甚小解縹緹至塔頂盤旋瞥然遠逝良久從天際下猴張目視毛羽一抖黃沙蔽天猴目昧不能開一擊墮地彼統師者遇敵勁輒潰曾二鳥之不若矣杜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泥他沽酒拔金釵非

烟脈脈春情更泥誰柳七詞泥歡邀寵最難禁花間記
得泥人微斂黛柔言軟纏曰泥

乃計切

朝會雙鳬網之得雙鳬人知葉令王喬一事盧耽為州
治中元會不及朝但見白鵠迴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
履南海太守鮑靚夜訪葛洪達旦乃去而不見車騎密
伺見雙燕網之亦得雙履然則鵠燕皆足名履而聽鳬
專有之乎

白虎通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
生耳王者養長教之父不得專孟堅此論將廢父子一
倫

蒼梧太守吳臣照鏡不見首晉甘卓節鎮襄陽亦然視

庭樹首在樹上少焉為王敦所害殷仲文照鏡不見面數日被誅梁河東王蕭譽引鏡不見首為王僧辨所殺不善必先知之莫彰著於此

明皇問張說今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古者無民耶對古者民無姓有姓者有爵土者也左傳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十有四其後居諸侯國土以諸侯姓為姓居大夫采地以大夫姓為姓故云皆出自帝王尚書百姓昭明百姓如喪考妣由說之說而推皆有爵命者周人尚文人皆有姓故百姓通民庶也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注以孟為甄世說桓玄好獵雙
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杜曾攻陷楊口周訪令李恒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為四
甄以待大敗魏師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佩龜改於武后天授
元年取義玄武杜金魚換酒來開元復佩魚李白憶賀
監金龜換酒處白遇賀在中宗朝武制尚未革炙轂子
以魚袋為古算袋魏文易以龜唐改魚恐未然

盛鶴列於麗譙之門門上為高樓以望曰譙樓五行志
主公車大誰注主問非常之人姓名誰何一作譙呵

鞮音在在背荀子蛟鞮注馬服之革以蛟皮為之鞮音在

胸詩陰韜滌續注斬環言常處游左驂如驂之有斬鞅

倚兩切

在腹今之袞肚鞞

音半在後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蘊藉潦倒士耶北
史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為潦倒而崔瞻終
不改則潦倒非偃蹇不偶之稱樂廣王衍宅心事外言
風流者王樂為首陶侃目庾亮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
術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杜如晦少英爽以
風流自命權德輿賀知章皆以風流稱杜為政風流今
在茲風流儒雅亦吾師劉禹錫如今縣令亦風流皆言
蘊藉又安有放達之稱哉

淮南子磨蕭斧以伐朝菌太平御覽引王莽傳喪其齊

齊斧音齊虞喜志林側皆切師出齋戒入廟受命受斧故也陳林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易喪其資斧應劭曰齊之言利也按蕭亦言利惟資失解

昌黎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伯樂子執相馬經求馬見大蟾蜍謂父得一馬略似但蹄不累麴伯樂笑曰此馬好跳不堪御也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一作裕綿轉作芊綿韋莊可憐芳草更芊綿

江淹別賦閨中風煖陌上草熏六一詞草熏風煖搖征轡

內典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陽燄愚夫以

為野馬渴人以為流水素問澤中有陽飲注如火烟騰騰起水面海賦陰火潛然顧況使新羅句陰火暝潛燒東坡金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身棲鳥驚

漢律以飢寒死獄中為庾

音與

死說文束縛捽捽為臽庾

臽通持髮為捽

即力切

臥引為捽

音裔

別作拽

辰州人因射豬入一石室室有老翁問何為射吾豬對以傷禾翁呼童子責之何不謹門令逸出射者私問童子曰我是王弼受易未通罰守門然則老翁又誰伏羲耶姬文耶元公耶東家老邪

吳郡太守封蘭亭侯蘭亭越王種蘭處水經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名蘭亦曰蘭山里

杜從韋明府覓錦竹梅都官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
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
草而冒竹名黃雀注誤

真誥人臥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否則受故氣注謂
塵濁不正之氣也

子虛賦揚旒戍削注旒音俞衣袖也戍削裁制也上林賦

曳獨繭之綸袂

音俞

眇閭易以衄削易迴轉貌閭易衣

長貌惟其衣長所以迴轉衄削如刻畫作也戍削何以
謂裁制衄削何以謂刻畫作終不得其解

古歌中婦織流黃梁簡文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詩環
濟要略間色五紺紅縹紫流黃紺俗名火裏烟紅為銀

紅縹為月下白說文蒹利音草可染流黃漢書諸侯王金

縹音縹

同

縹縹草似艾染綠因名縹晉百官令三公綠縹

例

縹縹縹古通用流黃為綠黃與青相間色也會稽

供御竹簟名流黃沈雲卿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
照流黃不知何物王建詠牡丹粉光深紫膩肉色退

紅嬌王貞白倡樓行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古樂府
牀上小熏籠昭州新退紅縑帛似皂而淡名不肯紅類
也花間詞燒春濃美小檀霞又檀畫荔支紅又鈿昏
檀粉淚縱橫又斜分八字淺檀娥檀色淺赭也婦女暈
睂又黃眉粧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画鴉黃半未成又
寫月塗黃罷半山漢宮嬌額半塗黃

南華燕昭王所養大豕見夢於相仗君得化為魯津之
伯集異志開皇末渭南人聞二豕人言歲將盡殺我供
歲何處避之一應曰可向水北姊家一欣速化一戀餘
生前則食寄書而立化後則臨筴說而不入者

帛每疋卷為二端五疋十端為束宋赦賜致仕高年束
帛胡旦瞽廢夏英公鎮襄陽贈縑十疋胡手捫曰寄語
舍人何寡聞若此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解自
見乃以五疋還昭二十六年傳申豐以幣錦二兩適齊
師注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

三山符錄茅山上清籙閣皂山靈寶籙龍虎山正一籙
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下敵故帝女降以同姓諸侯

主之曰公主漢翁主諸侯女也諸侯無嫌其父自主之
郡主縣主何所取義

謝靈運水碧輟流溫山海經耿山中多水碧又柴桑山
潯陽水其下多水碧水玉也江淹水碧驗未黷李白水
碧或可采皆對以金膏金膏仙藥穆天子傳河伯示女
黃金之膏

文字見脈絡處即是蹊徑如人山行近則徑路分明而
山色隱遠一分山色反增一分其中徑路縱橫皆不可
見而未嘗不在并其中之牛鳥糞穢皆成青碧故作文
初須與之近至能遠乃妙也

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何武為九卿奏置三

公官與翟方進奏罷刺史更置牧後皆復復注下復音
福復如故也唐中興頌復復指期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
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
尊從簡省代名也劉莘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
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咨皆以
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
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衛瓘奇樂廣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歎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不僅一司馬德操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

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為山陰王佐而朱紫陽及五甲第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狀元為文文山而謝枋得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二十七宋三百年進士科最盛然二錄獨存以晦翁文山及陸謝二公故也然則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虞玩之不受新履曰著簪弊履復不可遺韓詩外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婦人刈薪而亾著簪哭甚哀

淳于髡傳

音卷收
音漢臂
衣袖也

韞

音漢臂
韞曲也

脰

踞同小
跪也陳餘傳趙王

袒韞蔽自上食

蟒蛇能救杖死性亦萎陽劉瑾以蛇油中武宗不入宮寢十五年後南幸寵劉妓蓋蛇視生年若干滿其年則

姜性解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以蚬膽一丸贈舍之得生越三十年始生子蓋姜性滿其年解也

衛風猗重較兮車有較有軾較高軾下古人立乘憑較若為敬則下憑軾而首俯以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重古名較為車耳諺仕宦不止車生耳吳童謠黃金車班蘭耳閭闔門見天子爾雅引詩有美一人陽如之何漢書西南夷自稱娒音易徒方言巴濮間自呼阿陽陽之言我也韓詩外傳引周南抽觴以女不可求思前一條補注所未及後二條備解詩之異

杜醉為馬墜朱汗驂驪猶噴玉按干旄疏夏駕兩曰麗殷益一曰驂周又益一曰駟曲禮疏一轅四馬中二馬

夾轅為服外二馬為駢鄭風兩駟如舞即駢而異名魯

頌有驪有魚二目白名魚馬毫骿古汗切白名驪杜如此用

殊不解

脛骨近足而細為骿

唐玄宗朝無忝貌國貢獅百獸見之皆懼康熙十七年

西洋渡爾都加利亞國貢獅尤悔菴有賦如戲音潺有彫

音而多須似麟無角昂首仰鼻尖耳圓目廣臆修尾鋸牙鉤足

茸毛如斗正色如鏃一獅奴瘠而長手鐵叉如鬼所

過州邑日供三豬

楞嚴我欲無心應汝行事於橫陳處味如嚼臘橫陳二

字義作何解洪駒父詠雪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江梅

獨自春狀月光之平鋪也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

周師入晉陽則褻用之矣

孫崧譏郗根矩鄉里有鄭君而遠求師以鄭爲東家丘
耶郗荅君乃以僕爲西家愚夫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
鄉里落他處沈約山陰柳氏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
作夫張沈皆以妻爲鄉里其說亦未有定

評謔有雅而佳者亦足破笑朝野僉載魏光乘好題目
人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爲趁蛇鶴雀楊仲嗣躁率目爲
熱鑊上猢猻及莊綽未老而癯瘠江枿呼爲細腰宮院
子魏收驚蛟蝶火迫鄼侯失鷹師被凍蠅之類雖未接
其人風味猶可想見

春秋緯武露布文露沉注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

沉重者人尚文戰勝檄衆義取布散書于布曳之使國人共曉胡譏爲風俗通臘者獵也田取獸祭先祖伏獵侍郎似亦未可全非余姑爲二子解嘲

晉獻公嬖臣二五耦明江陵相君家奴有五七九傳七則游楚濱者招權納賄王五笑其所爲頗有識宋九善詞翰而權不及七後楚濱典刑宋九王五未知何以終

王起三任節鎮入踐中書而昧於理家俸入盡歸僕妾老年寒餒至分伶人月俸周洽累厯名邑卒于都水使者吏人爲買棺器有黔婁之實而無清白吏之名亦天壤間大怪類耳每詫紉袴子藉口曠達耗三十萬米穀而曰壯哉雀鼠銀杯一廚蕩於海鷗而曰羽化晚節失

路不羞丐貸他門而終不足填尾閭之壑吾見其人矣
吾聞其語矣可歎也哉

羊侃直上堯廟石壁橫得七跡對擊丈餘石人盡碎舞
人張淨琬腰圍尺六寸耳掌中盤旋騰踏固其所也竅
異者安祿山肥至三百五十斤馬不能勝玉環腹上乃
載得此物又按石家翔風三十即退為房老而馬嵬姬
藏得玉環錦韞已三十有八也

曾赴一吉飲賓主十餘人觴半主人舉觴政予屬一前
輩東坡秦黃諸公以兩卦名證一事先生猶堪續否前
輩云劉孝標三妹皆得才聳為歸妹同人聞王延翰婦
崔妒虐不道無雲而霆斃為大壯无妄宋宰相趙雄對

御七醕玉海籠炊百枚爲噬嗑大過予捧腹良久移席私語曰先生適語犯三客某二妹壻名爲士不識一丁某四旬無子憚內不置妾某善啖不見主人饌設當其前淨無餘乎

以今人情論之富貴可得孰不願得之父若兄然亦視其富貴何如其子弟又何如陳萬年教兒諂而咸頭觸屏風褚賁愧父淵附齊退震墓下淵奉璽綬詣齊勸進進司徒從弟炤歎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王晏佐齊明帝廢立爲尚書令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作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後拜驃騎旻謂其兄阿戎勸吾自裁豈有今日思遠遽曰如阿戎所

見猶未晚人樂有賢子弟而三人俱失之

王深甫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作
即是介甫初字雲烟過眼錄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
士印文云火正後人後並不見用

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
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

一納介卿家此又
南豐集中所遺者

易彖辭凡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而已至于困乃質言
之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由此出困之益大矣外
此則惟謙彖質言君子蓋亦此意

漢詔舉鉤黨郡國連逮史弼為平原相獨無所上前後
督促至嚴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宋詔行青苗解于
侁在利州路部民不請侁亦不散安石遣吏廉按侁曰

青苗願取則與民自不願吾豈能強之安石亦無如之
何詔書所行而能據理正對始知天下無難處之事特
人之才識不足以應之耳

項羽王高祖漢中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怒謀攻羽蕭相
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因勸帝收用巴蜀
還定三秦三復愈於死之語真如疾雷破曠吾見世人
爭小利僅如毫髮至殺身苟能以三字為弦韋可以樂
飢可以尊生可以知命可以進德

分甘餘話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
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
因憶宋王文康詩棗花至少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

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猶是此意

嘉靖徽郡志載吾族仁公客遼陽有士人經寶者繫獄當以金贖家貧無從出既傭子富室復鬻子婦于公券且成公訶知其故亟遣還之焚券不取金寶遂得輸官免罪又以餘金贖子還學士汪諧序其事歎後孫布政公旦當世宗三年以爭大禮同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下廷杖聞旗校中私語曰誰為徽州程旦者公自度無生理杖者乃曲護公得不死公莫解所以尋造公邸問安即經寶孫也天之報施豈偶然哉

梁武遠慕溫子昇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及至劉峻策錦被則失色惡之不復引見沈約

策栗少三事聞此公護短不讓羞死語則欲抵其罪賴
徐勉固諫止真憐才者顧如是乎揮麈錄宣和中蔡君
安提舉祕書省令坐客徵爪事皆不敢盡言校書郎董
彥遠連徵數事都所未聞數日補外此曹碌碌又不足
較也

泰定初考試禮部虞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
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
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
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
李空同嘗云松柏蒼然梧竹踈秀茶梅冷澹荆棘鍼刺
檮櫟臃腫芝蘭靈異荼蘼穠弱鹿蔥海棠艷麗並育而

同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有難于拘論者伯生之言可
為閱卷之法

容槎蠹說卷第三